

說苑卷十四

至公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矚於天下猶然。況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行之於彼。萬姓之所載。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讐。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達。詐偽生塞。誠心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

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薨。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為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為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謁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之君。僚何為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為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

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君子以其不殺為仁。以其不取國為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棄尊位而無念。可以庶幾矣。諸侯之義死社稷。太王委國而去。何也。夫聖人不欲強暴侵陵百姓。故使諸侯死國守其民。太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百姓。故事勳育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初者。皆興仁義趣上之事。君子守國安民。非特鬪兵罷殺士眾而已。不私其身。惟民足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是謂至公耳。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邱。辭土等。其地不若營邱之美。人民不如營邱之眾。不徒若是。營邱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子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子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挾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羣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為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

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為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趣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說之。」陛下桀臺千雲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鍾，萬石之虞，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驪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駁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聞然，無以應之。面有慙色。久之曰：「令之言乃令眾醜我，遂罷謀，無禪意也。」

齊景公嘗賜賞及後宮，文綉被臺榭，故粟食鳧雁，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餓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綉，君之鳧雁，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德也？」願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國府，惠不遍加於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為也。一殣何足恤哉？」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也。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雎，於齊主寺人脊環，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

讐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雎與寺人脊環，是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將適宋。遭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過宋。是孔子嘗阮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之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如孔子主雍雎與寺人脊環，何以為孔子乎？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決，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嘆曰：天以至明為不可蔽乎？日何為而食？地以至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侯幸施道以于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羣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為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戚，將欲舒之於天下，而達於人人也。一

秦晉戰，交敵。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二軍之士皆未息，明日請復戰。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將遁矣。迫之河，必敗之。趙盾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迫人於險，無勇也。請待。

秦人夜遁

子胥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為友。雖然，子亡之，我存之，於是乎觀楚。一存一亡也。後三年，吳師伐楚，昭王出走。申包胥不受命。西見秦伯，曰：「吳無道，兵強人眾，將征天下，始於楚。寡人出走，居雲夢，使下君告急。」哀公曰：「諾。」固將圖之。申包胥不罷朝，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興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復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為名也。功成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退隱，終身不見。」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楚令尹虞邱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為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羣賢路。尸祿素餐，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羣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邱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為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為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為令尹，少焉虞邱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邱子慙，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散，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爲人不黨。治衆不亂。臨死不畏。晉侯以爲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不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讐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据萊。二子出採。見老丈人戴簪。乞馬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奔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爲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簪。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羣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棄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耳。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尹令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恃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棄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爲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駁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

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雷者。斬其轡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雷。廷理斬其轡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為王泣曰。為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外。少師慶逐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

吳王闔廬為伍子胥興師。復讐於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為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讐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孔子為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以為云云。又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

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子羔為衛政。則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則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則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則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說苑卷十五

指武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亡戰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劍利。倡優拙。夫劍利則士多慄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秦也。此謂當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成霸焉。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

吳起為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白曰。王不知起不肖。以為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王以為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白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為之也。屈公曰。子將奈何。吳起曰。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於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是變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

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淫佚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能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吾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嘻。且待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為人謀。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處而篤行之。楚國無貴于舉賢。

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眾民。堅甲利兵。威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晉侯獲於韓。楚子玉得臣敗於城濮。蔡不待敵而眾潰。故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敝車不作之馬。趙疾而致遠。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遠中微。故強弱成敗之要在乎附士卒教習之而已。

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龔。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而後夷狄。及周惠王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強楚稱王。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及諸夏。諸夏以及夷狄。內治未得。忿則不量力。權得失。興兵而征強楚。師大敗。擄辱不行。大為天下戮笑。幸逢齊桓公以得安尊。故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龔。不可以制末。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即戎。忘其家。聞鉦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弗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不能待也。萬人必死。橫

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田單為齊上將軍。興師十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齊之國。何為攻翟不能下。去上車不與言。決攻翟。三月而不能下。齊嬰免。謠之曰。大冠如箕。長劍柱頤。攻翟不能下。壘於梧邱。於是田將軍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則織簣。立則杖鉞。為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故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金銀黃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軍明日結髮。徑立矢石之所。乃引枹而鼓之。翟人下之。故將者士之心也。士者將之肢體也。心猶與則肢體不用。田將軍之謂乎。

晉智伯伐鄭。齊田恒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徒有不進者。必令助之。壘合而後敢處。井窻成而後敢食。智伯曰。吾聞田恒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財。外同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眾也不可待也。乃去之耳。

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威武之戰。以卑其眾。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為五選。異其旗章。勿使冒亂。堅其行陣。連其什伍。以禁淫非。壘陳之次。車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令。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陣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異於今之將者也。

孝昭皇帝時。北軍監御史為姦。穿北門垣以為賈區。胡建守北軍尉。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

居所以慰愛走卒甚厚。建欲誅監御史。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之，斬之則斬之。於是當選士馬。」護軍諸校列坐堂上。監御史亦坐。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拽下堂。」建曰：「斬之。」遂斬監御史。護軍及諸校皆愕驚，不知所由。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遂上奏以聞。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眾，誅惡以禁邪。今北軍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賈賁以與士市，不立剛武之心，勇猛之意，以率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臣聞黃帝理法曰：「壘壁已具，行不由路，謂之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之。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谷不入，軍容不入國也。』建有何疑焉？建由是名興。後至渭城令死，至今渭城有其祠也。」

魯石公劍迫則能應，感則能動，助穆無窮，變無形像，復柔委從，如影與響，如虎之守戶，如輪之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聞不及聆，呼不及吸，足舉不及集，相離若蟬翼，尚在肘北，眉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小況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敵者也。未及夫折衝於未形之前者，揖讓乎廟堂之上，而施惠乎百萬之民，故居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上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鍾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旂翩翩，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者為我從焉。孔子曰：「勇戰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荅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旂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構兵，賜願著編衣。」

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為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僂僂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為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鬪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僂僂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眾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眾皆君之讐也。君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征。以為民惠也。

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嶮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也。

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為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王得眾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被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為天子。以周為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

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為賊。攻義者為殘。失其民制為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眾舉師。與殷戰于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示不復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為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懷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大敗吳師。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濞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徒眾何以為。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濞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既至。天卒間。外士在內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

宋圍曹。不拔。司馬子魚謂君曰。文王伐崇。崇軍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復伐之。因壘而降。今

君德無乃有所闕乎。胡不退修德。無闕而後動。

吳王闔廬與荊人戰於柏舉。大勝之。至於郢郊。五敗荊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報。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將鉅頭。闔廬未之應。五人之頭墜於馬前。闔廬懼。召伍子胥而問焉。子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王姑少進。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於吳矣。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鵠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請兵於魯。魯不與。桓公怒。將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無乃不可乎。魯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失兩也。桓公曰。善。乃輟攻魯矣。

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鄆析。以威侮。孔子斬少正卯。以變眾。佞賊之人。而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

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紱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孺。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

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為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偽而辨。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偽。則其智足以移眾。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趾。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為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之謂矣。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籍筆讀書之曰。社稷且危。傳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說苑卷十六

說叢

王者知所以臨下而治眾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蔽欺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定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凡所以劫殺者不知道術以御其臣下也凡使勝其職則事治事治則利生不勝其職則事亂事亂則害成也

百方之事萬變鋒出或欲持虛或欲持實或欲浮遊或好誠必或行安舒或為飄疾從此觀之天下不可一聖王臨天下而能一之

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於右喜夜臥者不能蚤起也鸞設於鑾和設於軾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行之節也

不富無以為大不予無以合親親疎則害失眾則賤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責成謂之暴也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廩聖人見所生則知所歸矣

天道布順人事取予多藏不用是謂怨府故物不可聚也

一園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豈材足任哉蓋所居要也

夫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辨害治苟心傷德大政不險蛟龍雖神不能以白日去其倫飄風雖疾不能以陰雨揚其塵

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婦人之喙可以死敗